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散文大系

ERSHI SHIJI ZHONGGUO SANWEN DAXI

HEBEI JIAOYU CHUBANSHE

河北教育出版社

5

二十世纪

中国散

文大系

5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顾 问：冰 心 季羨林 刘白羽 严 秀
林 非 王 蒙 刘铁柯 钱理群
余秋雨 贾平凹 铁 凝

目 录

巴 人

蛙声

掩眼法

哭与笑

牛的故事

读史零感

真理的被击

却说

素食主义

“八戒辩”

“空气馒头”

两面人

战士与乏虫

蒋牧良

在长沙

- 1
- 3
- 4
- 5
- 8
- 9
- 10
- 11
- 13
- 14
- 16
- 17
- 19

龙山	26
倪貽德	
佛国巡礼	36
秦淮暮雨	43
樱花	55
废名	
“送路灯”	60
万寿宫	63
洲	65
芭茅	67
沙滩	70
菱荡	74
枣	78
打锣的故事	82
放猖	85
川岛	
悲惨的余剩	87
莺哥儿	89
许杰	
枉生女士	96
榴槌	105
热天的路上	111
跳蚤的故事	117
下嫁异族	126
贾祖璋	
螽斯	137

生命的韧性	140	葡萄
生与死	145	荔枝
蛙声	151	葡萄
鹧鸪	154	荔枝
杜鹃	160	葡萄
王以仁	176	荔枝
枇杷	180	葡萄
落魄	192	荔枝
流浪	206	葡萄
石评梅	208	荔枝
醒后的惆怅	210	葡萄
一片红叶	213	荔枝
象牙戒指	220	葡萄
烟霞余影	222	荔枝
红粉骷髅	227	葡萄
我只合独葬荒丘	230	荔枝
恐怖	234	葡萄
墓畔哀歌	236	荔枝
偶然草	239	葡萄
梅花小鹿	247	荔枝
柔 石	248	葡萄
一个伟大的印象	249	荔枝
不安	250	葡萄
死神的翅膀好像在头上拍着		
别蕙		
忆 S 君		

窗前
对花
一个褴褛的老医仙
还乡记
云重重的夜
无题之什

韦素园

春雨
通信
痕六篇

高长虹

精神的宣言
震动的一环
草书纪年
创伤

王世颖

放生日的东湖
大善寺底塔

潘漠华

在我们这巷里
心野杂记
乡心

徐蔚南

山阴道上
快阁的紫藤花
香炉峰上鸟瞰

251 生命主

251 生命主

252 生命主

254 生命主

266 生命主

267 生命主

270 生命主

274 生命主

277 生命主

287 生命主

290 生命主

296 生命主

314 生命主

329 生命主

331 生命主

334 生命主

340 生命主

342 生命主

350 生命主

352 生命主

355 生命主

孟 超	
拾穗	358
秋的感怀	362
脸的艺术	364
渔猎故事 (三则)	366
鸡鸭二题	372
赵景深	
小妹	377
避难缀琐	379
灵谷寺	383
海上蜗居	384
演戏	387
“桃花扇”底风	389
幽默的老舍	391
记钟敬文	392
陆侃如冯沅君夫妇	394
胡 风	
作家与草莓	396
存文	398
两种童话	400
半仑村断想	404
第一片土	412
梁实秋	
南游杂感	426
雅舍	432
音乐	435

女人		438	孟
衣裳	888	441	舒
第六伦	888	444	舒
狗	408	448	舒
客	888	450	舒
讲价	878	453	舒
穷		456	舒
沈从文	878		舒
西山的月	878	460	舒
鸭窠围的夜		463	舒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469	舒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477	舒
箱子岩	888	485	舒
常德的船	888	491	舒
云南看云	888	499	舒
阳翰笙	408		舒
枯叶		505	舒
顾均正	888		舒
“马浪荡炒栗子”		513	舒
血是毒的		516	舒
谁是我们的主宰		519	舒
假使你遇见魔鬼		521	舒
胡也频			舒
登高	888	524	舒
无聊的通信：金莲的讨论及其他		535	舒
一个猎人的自叙		538	舒

洪灵菲

在木筏上

542

柿园

553

蛋壳

568

戴平万

上滩

574

陈炜漠

PROEM

580

原名王任叔。笔名巴人、赵冷、屈轶、碧珊、壬生、洛华、若水、行者、八戒、白屋、羿矢等。浙江省奉化县大堰乡人。1920年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在宁波等地任小学教师时，走上新文学道路。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大量诗和小说。1924年任《四明日报》编辑。1926年9月，到广州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次年4月返宁波，潜心创作。1929年赴日本。1930年回国后，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在上海从事写作和抗日活动。1938年曾编辑《译报》、《大家谈》副刊和《申报·自由谈》，与许广平共同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1942年流亡南洋，1947年回到香港，不久进入解放区。解放后，曾先后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监狱》、《破屋》、《殉》，长篇小说《生死线上》，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散文集《邻人们》，杂文集《窃门集》、《边鼓集》，论著《文学论稿》等。

居处邻近乡下，一到夜色渐浓的时候，田头上的青蛙全都哄

然发响起来。我从它们阁阁阁的鸣叫声中想到它身上的肤色，不觉全身栗然了。

小时候记得读过那样的话：“青蛙日夜鸣而人厌之。”意思是在告诫人的多言。后来学习旧诗，竟而忘掉青蛙的可厌，反要从它们身上找出诗兴来了。《诗韵合璧》上的“雨部”“蛙鼓”这些典故也采用起来。而且一提起青蛙，就会联想到雨，仿佛雨蛙是顶顶有趣的一种东西，在那绿葱葱的新秧初插的时候，濛濛细雨，烟似地弥漫在田陇之间，嫩黄色的田水上，泛着细微的雨点泡沫，那些土色的或绿色的青蛙，就在水田里昂着头叫着；但它们一闻到田塍间有足音发响，也就马上收住叫声，扑通一声投入水里，再也寻不到它们的踪影了。——像这个样子的“逸兴”与“见机”，确与诗人的人格有相暗合之处，无怪乎学旧诗那时的我，要从它们身上找诗料了。

高尔基在他论剧的一文里，说过这样的话：“旧主人开始衰老，下仆们就去接近新主人；但这个情形一般说来，并不是为想与新主人共同劳动，而且仅仅欲藉此以知新主人的性质而已……若干动物，为了保存自己，防卫自己，常与周围的环境合致，有所谓‘拟态’的能力。在他们之中也有这种能力。……这样的拟态，……正是一九〇四——〇八年俄国知识阶级的行为。”那么，说现在的我们——以知识阶级的身份而出现的我们，是一只拟态的动物，仿佛也不怎么过火吧！

然而，总觉得还是说我们是青蛙，更为合理，中学时代的动物课本里，并没有告诉错过：青蛙是种益虫。而且它更正确地指出青蛙的皮肤色是一种拟态。一切危险过去了，它的肤色也就变过了。但它那张“多言”的嘴，却还是整天整晚的呱呱不休着。这种唐吉珂德的勇敢，在某一种意义上说，也许有可佩服之处吧。

有人说：沉默是聪明的。青蛙之不肯沉默，显见它的不聪明。

但虽然不聪明，却还能用一种拟态，躲避危险，那么似乎又不能说不聪明了。——就因为这，窗外的蛙声，竟使我不寒而栗，然而，我还祷告着：“勇敢地躲在一边叫着吧，在这黑夜里，谁又瞧得到你们的影子呢！”

（选自《巴人·言林》）署名王任叔

（选自1936年4月22日《立报·言林》。署名王任叔）

掩眼法

《赛金花》公演时，中间有个变戏法的出场，对着德国军官变了一套戏法：仅仅将一块布头转了几转，就变出了一只杯子。但经过一调查，却在军官席上失了一只杯子。

这在我们小时，是叫做掩眼法的。也就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的“巧妙”两字。中国人对于这项“巧妙”，可谓曲尽了能事。不说别的，只说对日关系吧。明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作为经济侵略的别动队的偷运私货的日本人，却在一切报章上一定要标明为“浪人”。仿佛这“浪人”是没有国籍的。有时虽然在“浪人”两字上也加上“某国”字样，然而也只“某国”而已，国籍仍旧不明。即使明眼者知道这浪人所属的国度，但既称之曰“浪人”，意思之间也就在为那一国卸却责任；因为“浪人”二字很容易使人想起是法律以外的人民。那么即使“浪人”在走私，于该国的威信是无关的。提出交涉也就不很“妥当”。

奇怪的，却是偷运银货的，有处之死刑的公告。对于“浪人”走私，我们却又无法执刑了。

绥远抗战一起，报章上都把“敌人”冠之以“伪匪”字样。于

是本质上明明是民族抗战的序幕，形式上就成为“戡平内乱”的尾曲。一开始，却就是锣鼓收场的声音了。人家是唯恐目光不对中，我们是唯恐不淆乱。这也是掩眼法的另一种。

(选自1937年1月11日《立报·言林》。署名壬生)

哭与笑

我是人，我有人一样的悲哀，苦痛与闲愁——我有时想哭。

我是人，我有人一样的欢喜，快乐与兴奋——我有时想笑。

然而，有类于我的人说了：这是什么时代呀！你还发泄你个人的伤感吗？赶快收下你的悲哀，苦痛与闲愁，高声大呼于人世道：哭泣是什么呢？我的辞书里没有这两字！懦弱才会那样，而我我是个强者！

于是，我带着哭脸笑出来了。

而我的笑声并不足以感人，落伍的笑呵！失却时代性的笑！——然而，我又听出别人毫无真诚与热情的笑！

以假装的欢喜、快乐与兴奋去兑换面包。——我羞愧了。

(选自1937年2月14日《立报·言林》。署名洛华)

牛的故事

可怕的长成！孩子也需要看些杂书了。

一句极其凄凉的话，也同样袭上我的心头：“为儿女作马牛。”孩子的可怕的长成，也就是牛马的责任加重的警告。

在我呢，做马还没有资格，因为没有善跑的腿；做牛呢，即使力有不逮，也不得不勉为其难。

鲁迅先生，也曾以牛自况，以为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这话虽凄凉，而精神实在伟大：鲁迅先生的奶和血，已经普遍地喂哺了全中国青年大众。遗憾的，却是这世界不让鲁迅先生安然地吃一口草。在战斗中死去！在压迫下死去。

据说，一做了牛，就得勤谨，不得懒惰。而懒惰的牛，就有恶报。有书为证，请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幼童文库》第一集故事类：《懒惰的牛》。

是偶然的机会，在孩子所看的杂书中，翻到这一册，原文如下：

一个农夫，养了四只牛，他们住在一个棚里。春天时候，农夫要犁田了，走到牛棚里来牵牛。他赶四只牛到田里去。到了田边，有三只牛不肯犁田，各去玩耍。只有一只牛肯犁田。农夫犁好了田，把三只懒惰的牛，先卖掉一只。夏天时候，农夫要戽水，走到牛棚里来牵牛。

他赶了三只牛去庠水。

到了水车场，有两只牛不肯做工，各去玩耍，只有一只牛庠水。

田里的水庠满了，农夫把两只懒惰的牛，又卖掉一只。

秋天时候，农夫要收稻了，又到牛棚里来牵牛。

他赶了两只牛，一同去收稻。

一只牛到了田边，不肯驮稻，独自去玩耍。

另一只牛，给农人驮稻。

农人收完了稻，卖掉了那只懒惰的牛。

冬天到了，农夫没有事情做，和那只勤谨的牛，出去游玩。他们看见三只懒牛，都在拉车，很是辛苦。

这篇文章是做得极其适合儿童心理的，但教训也颇为微妙。早年间，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修身教科书上读过这样的话：

牛耕地，马拉车，犬守门，鸡司晨，禽兽尚知守职，人而可无职业乎？

文章直率得不知多少，但从一般说来也还能增人一点勇气，做人应有职业并非可以厚非。现今的世道是毕竟不同了，职业不为自己，而是为了主子，不服从主子的就当出卖，奴隶与主子所维系的关系，是“劳力的榨取”。我自己的孩子，将来为龙为马，固然尚未能预定，但看看自己即使满头流大汗，也还得伏案写文，想来这样的人的孩子，未必有多大出息——成龙大概是没有希望的。那么做匹马吗？马和牛本属同一阶级，知道“牛的教训”，也就懂得做马的秘诀。彼此之间，应守的教条本来是同一的。现在从小受了这样的教训，将来必定可以给主子做条勤谨的牛。

这在我倒是颇为安心的事。至少我的孩子可以不为糟蹋主人的草料而被出卖了。以劳力代草料，本为这世界的公共的最高的道德，做父亲的早已踏上这条路，孩子大概是难以幸免的。

天下事也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样圆熟的教条，据朋友意思，并非是中国土产，大致还是舶来品。这话看来可信。改头换面一点，想来总有。中国式的教训，大多直率得很；正如学徒被斥，没听到老板的喉头滚出斥骂，却已先见到一副严正的像阎王似的嘴脸。这里，主子的话，非常娓娓动听；主子的颜色，非常和善。客客气气的请你来，也还客客气气的卖掉你。文明之至，得体之至。中国虽属礼义之邦，很少见这种君子之风。

只是可惜中国这种君子，大概还仅能留下这一点教条：对自己的后一代，力劝做条勤谨的牛。做牛以外，大可不必管账。比如吧，中国的土地日蹙百里，做主子的固然应该痛心，做牛的也应该想到，——从此将没有可耕的土地了！主子固然减少了他那用以获得利润的资本，做牛的也失掉征服自然、创造历史的人类——不应说是牛类吧——的将来的期望，那么，凡有关于痛心的记忆，应该让大家心头明显起来的吧，应该让大家“回环朗诵”的吧；然而，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却以为这有碍邦交，那边话还不曾说出口，这边早就看风使舵，下令删改了。“九·一八”以降的各种事变既不准说，“五九”的国耻仿佛也得改做国庆。一切使自己明白是个人，是个中国人的声音，在学校教科书里都听不到了。既然自己这样驯服，别人也乐得张威，租界里传出了句“名言”：“你住在租界里，你就得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还我河山”，理应留难，唱救亡歌曲，也得被捕。“始作俑者”，大有其人，“变本加厉”，想也当然。——自己管不了自己，总得让人来管呀，于是奴隶的奴隶的奴隶，固然得守“牛的教训”，而奴隶的奴隶，也还得守“牛的教条”，至于奴隶总管，虽有鸣鞭于众奴之前的骄傲，有